

陆星儿 著

The cover features a symmetrical,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two figures, possibly women, seen from behind. They are positioned on either side of a central vertical axis, with their heads bowed and hands clasped in front of them. The figures are rendered in a dark, almost black, color, contrasting with the lighter, textured background. The background is composed of horizontal bands of color, including shades of purple, orange, and red, with a prominent vertical red line running down the center.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but with a more modern, graphic feel.

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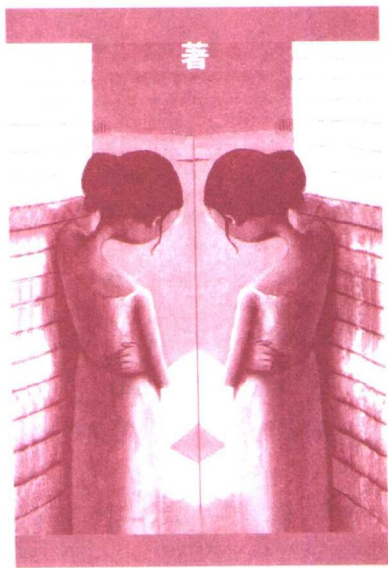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痛

陆星儿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陆星儿，女，1949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68年前在上海新成中学、向明中学读书，1968年下乡到北大荒，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1982年毕业后任中国儿童艺术院编剧，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为上海作协专业作家。1974年发表处女作，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6部、中短篇小说11部、散文集8部、影视剧多部。其中长篇《我儿我女》获全国优秀剧本奖，短篇《在同一片屋顶下》获上海文学奖、《今天没有太阳》获“十月文学”奖。

自觉与不自觉间

——评陆星儿长篇新作《痛》

王安忆

陆星儿的长篇新作《痛》，描写了一位现行体制内的企业家。他身为政府部门的官员，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步着市场经济的路途，力求走入现代化的远景。看起来，如何在政策与市场规律之间变通，而谋求出路，是他主要的工作。这变通犹如走独木桥，一不小心便会堕身，最终他果然翻身落马。回头望望，处处险境，却又到底不知道失足于哪一个关节。这个人物的遭际可使我们一定程度上，认识我们的处于转换时期的现实，我们为了不落后于世界所做的茫然的争取。

陆星儿是以正面的方式来描写企业家邱大风的。他能审时度势，为长远的发展割舍眼前的利益，比如拒绝香港房地产公司的高薪聘用；他有爱国心，在与世界发展银行的谈判桌上，破天荒争来管理财务的权力，当然同时他还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临危不乱阵脚，因而获取全胜；他有魄力，在货币动迁的政策下达之前，便敢用作价的方式将两家动迁户“烫平”；他还有纵横之术，饭店老总不让工地运油车从大门前过，他联



合公安局长宴请老总及党委书记，饭桌上也“烫平”了；他肯定是胸怀大志，那就是要将这城市最标志性的路，沐思路重新翻造；但这所有的一切都还不足以表达陆星儿对“英雄”人物的经典想象，最关键的一笔是，他的落难。从美国谈判凯旋，却被“请”进检察机关，接下来便是一连串的折磨：入狱，下监，受审，判了虚刑回到家，亦是路路不通，人生陡然到了下坡路上。最后，他在苍茫的江边，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怀抱，忽然豁然，重现希望。

我以为，陆星儿在此长篇中，叙述质量有飞跃性的提高。干净，明白，利索，常有出其不意的比拟和用词，一改她往日的学生腔，“五四”式地描写人物的心情。而她生性又有几分鲁直，并不合适作这样的抒发，反是感到不贴近。她以往的文风又有些琐碎，且也不是那类轻巧的气质，直逼逼写庶务种种，亦觉着啰嗦还不贴近。而这一次，因是这样的与日常生活隔离着的人和事，也是和她自己生活隔离着的人和事，近不去，就此摆脱了纠缠粘连，迫使她只能以客观的描述，状物状人，却有了意外的获得。有几场大戏，比如谈判，比如开庭，比如妻子奔走开脱，都写得跌宕起伏。看得出学戏剧的身世家底，有过情节的科班训练，大风大浪很摆得平，写的好看。邱大风这个人，动静都有声色，行止生风。

然而，大约就是因此，情形有了奇异的转变。如同我们常常读到的，古典派现实主义作家的写作奇遇，人物自己在笔下活动起来。比如，托尔斯泰本不打算让安娜死，可安娜自己有了意志，采取了赴死的命运。这话听起来有些像巫术，吹一口气，木头人活了，事实上，这可发生于许多忠实的现实主义者



笔下。而陆星儿原本就是一个感性的写作者，她很奇怪地，自觉往往罩不住不自觉。她的不自觉往往会比自觉更有辨别力，更能攫取事物的本质。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她的新长篇《痛》里边了。

邱大风在陆星儿规定我们要看的形象之下，又突现起另一个形象，这一个形象的生动性甚至于超过了前一个。材料还是原先的那些，叙述依然是原先的。开篇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个志得意满的邱大风，方才赢得一场艰难的谈判，正在凯旋的路途中。他坐在肯尼迪机场特等舱休息室，感觉特别好。因能够坐进特等舱休息室的旅客是“凤毛麟角”，于是他邱大风便是“凤毛麟角”，是“人上人”。他回顾着自己第一次住五星级酒店的谨小慎微，如今则是“轻松潇洒”。他审视着自己的名牌西装，皮鞋，高级香烟，陶醉在成功者的喜悦之中。是的，他有理由陶醉，他不是刚谈成一场重要谈判吗？能争取来这场谈判已经是一大胜利，更何况在谈判桌占尽上风，更上一层楼。谈判的最后冲刺点，是邱大风最为踌躇满志的，便是由他们——受援国管理财务。世界发展银行对其他受援国都是出让财务管理权的，惟独对中国，不行。邱大风就偏偏要争得管理财务，这标志着平等，也标志着国家尊严。所以，邱大风的激愤不能简单归为意气用事，或者民族主义感情，确实可视为弱势群体对全球化中的处境挑起抵抗。问题是，邱大风是以什么样的条件向世界发展银行争取来这个权利。他并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预先的财务保证制度，亦没有提出倘若发生资金流失情况之后的补救措施，或者仅仅是承诺认罚和补偿，他只是讲一番公正平等，以及中国进步的大道理。讲到情急处，他甚至如上



海俗话所称的“搅浪头”，意思是六十万美金的援助算什么？谁人没有看见过，我们还要再加上六十万，然后创六百万利润，不要太看重嘛！最后，他险险地施了一计激将法，倘不给财务管理权，援助就不要了！在法制社会中存身的美国人肯定没遇见过这样的套路，也就吃了。于是，邱大风成功。其实，静下心来想，世界发展银行专限制我们，亦有他们的道理。远的不说，就说近的，邱大风自己，不也是挪用一笔回扣中的两万元，为女朋友付了房租？等到周转过来，他再把钱还进“小金库”。这些“回扣”、“小金库”的名目，自然是美国人看不懂的，所以，他们有理由不信任这个国家的财务执行。

好，不管怎么说，邱大风谈下了这个援助项目，为沐思路改造争来了资金，更是争来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沐思路改造可说是邱大风的奋斗目标，照他的话：“拆一幢房盖一栋楼，都是百年大计，要经受子孙后代的检验。”这个思想也传给了他手下的工作成员，比如那个主管花园坊改造工程的肖长荣。当邱大风被审查后，图纸被修改，将原本欧陆风情的样式变成实用型的“火柴盒”式楼房，肖长荣痛心道：“这条路，世代代要走下去的！”看来，这条新沐思路将是留给子孙的恩泽。那么，旧沐思路呢？邱大风也称它是“有国际声誉的商业街”，被这城市的中等人家普遍认作是正宗市民的居住地和消费区，它甚至关系到青年男女的嫁娶。这么一条具有城市阶层感的旧街，究竟是因为什么理由，使它的存在不到一百年便要为新街所断然取代？新沐思路究竟又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可存世百年？让我们检索一下新沐思路的内容，看起来大约有这么几项：一，“上万平方米的商业大厦，购物广场，会在沐思路上一



幢接一幢地耸起”，也就是说，造大量的Shopping Mall；二，花园坊改造，花园坊是A市二十年代建筑的洋房群落，因居民过多，无度间隔使用，内部已困窘不堪，所以，就“老房子新做”——“外观保留原来的风格，内部结构根据一楼开店，二楼三楼商务办公的实际需要重新设计”，这是沐恩路上最为邱大风得意的一笔；三，“造一座大厦，让一些私营企业进驻，设想中，可以搞成一个经济小区”；四，在原菜场地方，“搞一个全市最大的超级市场”；还有第五，种上比悬铃木更高贵的树种。这是一副什么图景呢？可说是我们的以美国化为基础的现代化想象的图画，最显著的功能就是利润的最大化，就是将有限的地皮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效益。

邱大风便是在这利润最大化的图景上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这人生理想的外部装饰是为名牌西服皮鞋，航空飞行特等舱，五星级酒店，以及在他茫然失所中激励他东山再起的“新房子”。这其实不止是邱大风的人生理想，而已经演化为目下时代的消费性格。向来有英雄膜拜主义的陆星儿则以“巴顿将军”为其命名。幸好，现实的逼近的复杂性，顽强地从她不自觉的叙述中显现出来，亮出了批判的武器。

2003年7月2日上海



痛 什 么 ？

——谈陆星儿长篇新作《痛》

王小鹰

乍见这个书名，好像有一块尖锐的石子咚地砸在胸口。读完小说，却不是那种痛彻心肺痛不欲生的感觉，而是觉得“胸闷，好像有东西压着，心跳不起来了”。慢慢地体味过来，这其实是比痛更难受的感觉，痛还可以哎哟地叫两声，还可以揉一揉，抚一抚；这闷却是出不了声，不知它从哪儿来也不知它该到哪里去的。

小说初看结构并不复杂，A、B、C三条主线，各自推进一男二女三位主角的行为轨迹和心理曲线。看下去，方知那似乎平行发展的三条主线底下却是枝蔓横生、盘绕纠葛。千枝万枝曲折地叙述着一个故事，他们痛什么？

邱大风痛什么？前几天他还是国家特派员，在世界发展银行的会议室里英勇地唇枪舌剑，还为自己坐着特等舱凯旋而归洋洋自得，却不料一下飞机便直接被带进了检察院。这一跤摔得可谓头破血流，他当然很痛。他曾经跃居时代的风口浪尖扛红旗打胜仗，调兵遣将指挥若定，是赫赫的大将风度，转眼



间像个废物被扔进垃圾堆，天天与杀人放火强奸犯为伍。从心理到生理他都不能忍受这地位巨大的落差，他当然很痛。半事成功一时败，曾经为之奋斗的一切已鸿飞道远，对他这么一个志向远大智商甚高，有理想有“野心”不甘平庸的男人当然更是痛了。邱大风还有其他种种的痛，对妻子儿子愧疚的痛，对于柿小姐可望而不可及的痛，等等。

邱大风的痛中之最是什么？“尽管在检察院被审了几天几夜，邱大风还是莫名其妙，还没搞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看守所的日日夜夜中，邱大风的脑海里常常“兴风作浪”，“那个没有破译的疑问又如危峰兀立，横在眼前，触目惊心：谁举报？谁想整我？”一到夜里，“深深的疑问，像充气的球，无限放大，并笼罩他，压迫他，使他一夜夜睡不好、睡不着”，“为什么他的命运会发生这样可悲的陡变？到底是谁举报他、整他？”“被举报的事实如同一把锐利的锉刀在他心上来回地磨，”“要说被举报被告状，他邱大风也不是头一回，而对付明枪暗箭，他号称，他是不倒翁，根正脚稳。但这一回，他到底败在了谁手里？！”原来，邱大风最痛苦的却在于找不到对手，不知道对手是谁，就狼狈地败下阵来！

星儿一向喜欢为失败的英雄唱赞歌，可这一本《痛》，她却唱了一首无奈的挽歌。那么星儿痛什么？邱大风的失败是星儿导演的舞台上的一出悲剧，在邱大风的悲剧后面，是隐隐约约的一幕幕布景。其实星儿推出邱大风的悲剧是为了带出他背后的布景——那是一张模模糊糊的网，人情网、关系网、金钱网。邱大风陷在这张网中，愈是蹦得高，愈是缠得紧。人们讨厌这张网却又舍不得离开这张网，愈是知道这张网吃人不吐



骨头却仍要削尖脑袋钻进去，甚至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编织这张网，致使这张网愈来愈大，无所不在。这便是星儿的高明之处，她痛心地描写了邱大风在这张网中暗箭落马的悲剧，更痛心地点出了其实邱大风也曾经参与编织了这张网却又被这张网吞噬了。譬如他动用权力挪用公款为自己喜欢的女人付房租；譬如他看到过不少经理老总往别人口袋里塞钱可他决不揭发，等等。星儿倾诉的这些痛是灵魂之痛。

我曾经给星儿的一部小说集写过一个序，叫“激情之笔”，星儿是理想主义者，所以她落笔充满激情，激情在字里行间恣意纵横。譬如她的《留给世纪的吻》，譬如她的《郎平传》。可写这部《痛》，星儿却将激情收敛起来，用结实洁净的文字细致而缜密地去编织。这就是为什么我读了这部小说会感到胸闷的缘故吧。

也许有人会将星儿的《痛》归入反腐败小说，可是星儿的《痛》与现在书店里大量的反腐败小说很不相同。她没有塑造一个铮铮铁骨的反腐败英雄，她也没有刻画一个丧尽天良的大贪污犯罪分子，她的小说中更没有一位高一级的清官出场解决一切问题，她的小说中甚至没有可称作坏人或好人的角色，她只是写了一群在社会这张大网中挣扎着要出来或要进去的各色人等。而她却触及了社会生活改革大业最深层的问题——人文环境。

我们渴望有一个文明健康的人文环境。





第一部

A

托运行李,办登机手续,然后是出关检查,排完这个队,再排那个队,足足一小时,才通过一道道关卡,总算走进了肯尼迪机场的候机大厅,邱大风没等放下小提箱,那只比右手更灵巧的左手不由地插进西装口袋,摸出打火机,他再也按捺不住了,想找个地方抽支烟。

只剩下最后的半包烟了,在飞机上还要熬过十多个小时,如果不留下这半包烟打底,他大概会像降落伞从飞机上飘下去。来机场的一路上,已经忍耐了两个小时,世界发展银行派林肯车送行,这是最高规格,他邱大风毕竟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观察员身份来纽约与世界发展银行、与英国一家中标公司签约的。第一次代表国家,与美国、英国两个世界头号的超级



大国进行交涉，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形象，都要体现民族尊严，毕竟是来接受人家提供的一项技术援助，又必须做到不卑不亢、有礼有节，在他走南闯北的经历中还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但使命在身，不同寻常，整整十天，他高度警惕，每一根神经都像绷紧的弓，箭在弦上，即使抽烟，也得恰到好处才能过过瘾。在平时，抽烟是他最放松、最随意的一个习惯性动作，而且，没那么多讲究，除了不抽外烟，国内一般性的牌子，他都接受。可这一次来美国出差，他比较规范，带了一条“中华”，并且限时限量，在不少禁止抽烟的场合，如果犯了烟瘾，他会摸出一支“中华”烟，悄悄放到鼻子下，然后深呼吸，稍稍缓解一下。好在，会议室允许抽烟，这十天，几乎天天坐在世界发展银行的小会议室里打嘴仗，唇枪舌战，一轮轮地谈判，剑拔弩张，有微妙的周旋，有尖锐的交锋，更有几个回合完全是精彩的智斗，关键时刻，全靠“中华”烟的刺激，才能始终保持住气势、机警和冷静。

“老美”毕竟是不好对付的，幸亏他邱大风恰恰是个“好战分子”，偏偏“惹”赢了这一回。既然万里迢迢地跑一趟，不获全胜，他决不收兵。最后一轮谈判僵持了整整一天，然后休会半天，这等待的半天，邱大风坐在一家快餐店一条靠窗的、允许吸烟的长桌旁，一刻不停地抽掉了一包“中华”，这是他有生以来感觉最漫长的半天。下午，谈判继续，当世界发展银行中国处处长郑重其事地宣布，对A市“沐恩路改造”技术援助的有关项目，同意将财务交中方管理时，中标方的两个英国人目瞪口呆。签完合同，握手言欢，两个英国人这才回过神，热情地邀请邱大风和经委主任一起去喝酒。英国人是诚心诚意



的,他们请兼任翻译的经委主任转达对邱大风的敬意,虽然,他们丝毫没想到中方有理有力地对峙,居然能争取到世界发展银行对中国的尊重,他们说,他们在中国执行过多次技术援助,从来没看到中国人这样强硬。就为这句话,邱大风兴奋了一夜。这是在美国的最后一夜,邱大风拆开最后一包“中华”,一支接一支,在迷漫的烟雾中美美地沉浸,怡然自得,并由衷地感谢这条“中华”,燃出了他前半生的一个亮点。

漫漫长路,有了这样的几处“亮点”,就足够照耀一生了。而这样的“亮点”在发光之前,却是一片茫然,包藏在茫然之中的机遇,也是扑朔迷离的,有眼力者,需要拨开迷雾,看准机遇的“靶心”,不失时机、有的放矢。把握机遇,晚一步早一步,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啊。

最初,世界发展银行来A市领选援助项目,市计委总共上报了近二十个项目,而“沐恩路改造”仅有二十分之一的希望。消息传到区里,董区长很敏感,“嗅”出了这个项目的“腥味”,而且,事不宜迟,必须先下手为强。董区长真是“狗鼻子”,不服不行。建委主任拿到令箭雷厉风行,马上到市里摸清情况,了解到这个援助项目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具体操作。董区长当机立断,委派他手下最得力的一员虎将邱大风组成攻关小组。董区长指示简单明了,一句话:“不惜代价争取到手!”邱大风心领神会,能拿到这样一项国际援助,有钱有物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扩大影响,让A市的一条商业街,打开知名度,长驱直入地走向世界。当然,要和市里其他二十个重大项目争抢跑道,难度相当,据说,愿意来中国开发的十多个地区和国家的投标公司,都不知道“沐恩路改造”究竟是一个什么



项目，世界发展银行也从来没有投资过旧城改造。可这样的难度，只要落到邱大风头上，他就激动，他就来劲，做事不难，还有意思吗？他是这块料，炸碉堡、扫地雷的，就喜欢做别人不敢做或做不了的事。

现在，他邱大风如愿以偿，凯旋而归。

明天回到A市，立刻向董区长报喜。邱大风能够想象，董区长的回答肯定是：“来，来家里喝，喝酒！”说无关紧要的话，董区长语速缓慢，并稍稍有点结巴，但一到大会小会做报告，董区长口若悬河、慷慨激昂，像个才气横溢的演说家。对董区长的“两面性”，大概只有邱大风最耳熟能详了。譬如，区委区府的机关干部大都知道董区长不喝酒，即使有重要应酬，也最多喝几口啤酒。坐到了区长这个位置，董可鉴心存明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香醇美酒，是个好东西，亲切醉人，俗话说，人逢知己千杯少，何况，有些麻烦事，过于坚持原则，硬碰硬的难以解决问题，可一到饭桌上，碰碰杯、劝劝酒，人情开路，也许还有商量余地。所以，区内区外，一旦有重大事务需要宴宾酬客，不得不上阵拼酒的时候，外表温文尔雅的董可鉴一如既往，刀枪不入、滴酒不沾，首当其冲的一定是邱大风——第一梯队，干红干白轮番进攻。在整个区委区府的中青年干部中，要论能抽、能喝、能干的，邱大风首屈一指，他引以为自豪：“这才是健康人生，吃得下、睡得着、做（拉）得出。”其实，真正有海量的是董区长，一口气能喝光一斤半白酒，但董可鉴的海量只在家里偶露峥嵘，喝到酣畅时，邱大风哪是董可鉴的对手。不愧是一区之长。邱大风也甘愿在董区长手下冲锋陷阵。尽管，他邱大风说话办事有锋芒、爱出格，可绝不豁边。



出格又不豁边,这就是邱大风的聪明之处。这半年多,为了争取世界发展银行的这项技术援助,他邱大风就得自作主张地做一些“出格”的事,否则,“沐恩路改造工程”凭什么能在全市二十多个项目中独占鳌头?!经过一轮筛选,同时报到北京的共有四个项目:东城集中供热系统、延安东路隧道复线和东海油田,都是重大项目,沐恩路排在最后。要做到“从最后跃上首位”,要攻克这类“老大难”或“破常规”的任务,邱大风确实不负众望,还破例地把财务管理权拿到了手,消息当即传到中国银行,他们立刻拨通纽约的电话,连声表彰,让邱大风他们先到北京,要为他们庆功。

马上登机的这架F737是纽约直飞A市的。虽然,邱大风也很想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但他必须马上回指挥部,沐恩路东段批租后的十几个项目同时上马,那里正烽火连天,他这个项目办主任一走十天,屁股后面堆积如山的事情在等着处理呢。至于表彰、庆功的许诺,不如眼下能给他抽烟的自由。

邱大风东张西望,搜索那块“NO SMOKING”的禁牌。一到美国,这块刺眼的牌子到处可见,于是,在这个文明的国度里,他的这点欲望和嗜好被严格地限制了、约束了,一旦烟瘾上来,心口痒痒的,似乎有几根毛毛虫在爬,抓不着挠不得,忍无可忍啊。在忍受“煎熬”时,邱大风会暗暗想到一年前对自己的一次抉择:老同学韩东所在的一家香港房地产公司,准备用高薪聘用他,年薪五万哪,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月薪不足三百的机关干部来说,应该是一种诱惑。作为国家公务员,即使来美国谈判,而且要谈下一亿美元的项目,可他们每个人的零花钱只有三十美元。钱,当然也是一种身价的体现。那天,他去



那家香港公司,和他们的总经理见面,韩东坐陪,东拉西扯谈了一上午,直到谈话快结束,双方都没有涉及敏感的酬金问题,这本该是交谈的核心,如何体现雇佣者与被雇佣者的公平交易,最后,还是那位总经理小心翼翼地问邱大风:“为什么谈了那么多,你始终不提你的报酬问题?”

邱大风回答机智:“关于报酬,不是我不想谈,而是没必要谈,到现在为止,我只有坐机关做政治工作的经验,还没有经商的经验,我在政府里是个宝,在企业里也许是棵草,公司是市场经济,你是想买我这个人,我不知道自己一旦转换岗位价值如何,说高了,你认为不值,说低了,我肯定吃亏,反正,合同是一年,一年以后,我就知道自己究竟值多少,你给低了我走人,给高了你也不肯。最重要的是,我们签订一年合同,对你来说,是用我一年,但对我来说,是告别我的一辈子,我从政府机关出来,是回不去的,好马不吃回头草,所以,我的代价决不是几个钱能体现出来的,真的,这不是一步,是一生。”

对邱大风行云流水的表白,香港老板表示赞叹,稍加思考,便说出了“五万”这数字:“我很欣赏你的态度,本来要经董事会讨论,现在,我决定马上录用。”

坐着旁听的韩东羡慕地敲边鼓:“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年薪只有三万,大风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既然只能居其一,那就换一种活法嘛。”

韩东曾在某大学担任过团委书记工作,他与这家香港公司有亲戚关系,他妻子的舅舅是这家公司的董事长。这位董事长先生每次来A市都感慨不已:共产党手里有这么多有为的年轻人啊!然而,他的家业却后继无人,两个儿子都是游手好闲

